

【書評】二地居：從異鄉人到新住民的島內移民路徑提議

黃雅鴻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閱讀《二地居》這本書，像在讀自己與身邊朋友的故事。

1999 年到花蓮念碩士，在被盛讚為好山好水的花蓮，常常聽到「花蓮的土會黏人」這句話，心裡常存疑有這種事嗎？因為經過了「好山好水」的蜜月期，更常被掛在口中或「不好說」的則是「好山好水好無聊」。至於身邊有多少外地人被花蓮「黏住」的？坦白說，朋友同學之中，最後定居在花蓮的人並不多。既是來到東華大學就學、任教才開啟與花蓮的緣份，東華大學常是週遭朋友重要的衣食父母；也有人成為了小農、文創人、社運人、社區工作者。至於與花蓮還有連結但無法長期固著的人，如我一般，往返於花蓮與北部之間的雙城記則成為生命的日常。

多數人在學業結束後，為何沒有選擇留在花蓮？或者換另一個方式問，要增加畢業後留在花蓮的人口，需要有什麼條件？

「最想在哪好好生活？」《二地居》的官網首頁拋出這個問題。相較於社區總體營造較強調發展固著性高的人地關係而展開組織工作，《二地居》倡議的新生活型態：「二地生活、二地工作」，更有引起臺灣不同世代共鳴的可能。本書第一部引述日本政府如何在超高齡社會的照護難題下，以「零介護離職」政策給予青壯年人口照顧假，希望青壯年人口不需因照顧家鄉的長輩而離開現職。日本民間企業也開始鬆綁週一到週五的工作模式，提供上班族為了盡長輩照護責任而面臨離職抉擇時的支持系統。此外，日本政府或企業在近幾年十分鼓勵員工多元發展第二專長。在上述種種脈絡之下，日本當代社會漸漸給予「二地居」生活方式發展的空間。

日本的新生活模式「二地居」為臺灣帶來何種啟示？首先，作者認為二地居模式作為地方創生的戰術，在臺灣狹小的國土面積是可行的，再就多數人即便對鄉村有依戀，但往往無法立即全然切斷與都會的連結，因此二地居的生活模式也是較為務實的，帶來的效應可進一步開展出不同的可能性。認知到「二地居」生活並非一蹴可幾，作者歸納了移動生活實踐者往往在「關係人口」、「流動在兩地之間」、「二地居」、「移居新故鄉」這四種模式，以線性或迴圈式的路徑發展著。

儘管如此，我認為二地居作為一種同時具備「居間 (in-between)」與「二者兼具」性質的生活方式提議，如同「斜槓」或「一人公司」概念的提出，打破了許多既有、單一性的框架，對於許多想要平衡工作與生活的三明治世代，或

Guy Standing 所提出的「不穩定無產階級 (precariat)」而言，無疑指引了一條極具啟發性的路徑。

事實上，到非都會區短暫生活這件事並非遙不可及的生活實踐。透過到鄉村、漁村、小島的民宿打工換宿，對於渴望壯遊，或有嘗錯條件與生命實驗理想的青年世代，可以民宿小幫手的身份，在短期間實踐既是旅者又是非全然為過客的身份想像，是一個不需付出太多代價，或考慮太多倫理議題的選擇。與此類似的，是許多臺灣年輕世代嚮往的澳洲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 Maker program)，這項計畫不僅造就了澳洲鄉村人力需求與青年自我探索夢想的美好相遇，更可以滿足 18 歲至 30 歲的青年實踐跨國流動的身份認同想像。

在臺灣，到非都會區就學則是另一種嘗試鄉村生活的路徑。透過就讀設在鄉村地區的大學，可經驗臺灣島內的留學生活，若想體驗澎湖、金門、馬祖的小島留學生活也是可能的。在每日生活之中慢慢累積的地方認同感，甚至可能進一步成為參與地方發展的動力，像是花蓮 2008 年的「反對貿然興建蘇花高」運動，成員即有不少是來到東華大學就學的外地學生，然其身份也引發了本質主義立場鄉親的反對，遭到強烈質疑：外地人有何資格決定花蓮的未來？儘管花蓮自然環境雖優，但東華畢業生確實普遍流向都會區工作與生活，然而在現實上，也經常發生外地人儘管已移居到花蓮工作二、三十年仍被指為「不是花蓮人」。同樣的現象在之後的反 193 線拓寬、反七星潭開發運動再次上演，這也說明了對於地方發展異質性與多樣性的增進，人口的流動可帶來正面的影響。

上述的打工換宿或鄉村就學族群，在《二地居》的定義都屬於「觀光客以上、居住者未滿」的「關係人口」。作者透過對日本社會的觀察，歸納出日本「關係人口拓展術」的十個策略，其中一項策略——「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這幾年在臺灣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甚至說欽羨；這是日本總務省從 2009 年開始推展，為鼓勵年輕世代移居鄉村、隊員任期為三年的人口移居計畫；為了鼓勵隊員在三年結束後定居當地，日本政府更加碼推出創業基金，此外除將目標鎖定在中壯年族群，近日更擴大至在日本的外國人。

不論是澳洲的工作假期計畫，或是日本的「零介護離職」政策、「地域振興協力隊」制度，都說明了於政策層次建立新工作型態的型塑機制，以及提出拓展關係人口策略的重要性。否則，縱因旅遊、工作、就學等原因，而於個人選擇或個人熱情的層次與鄉村產生了連結，但支持系統不足也仍然不足以創造有效的跨地域流動。

因此作者在本書第三部提出最核心的問題：「支持系統準備好了？」作者提出的三個解方分別針對地方創生工作者、公部門、企業可能做出的貢獻，除倡議

地方創生工作者應彼此形成夥伴關係、公部門應與民間合作強化生活支持的基礎建設，也倡議企業應在產品開發、工作模式，打造更多造就城鄉連結的驅動因子。作者提問，企業能否允許員工彈性選擇工作地點？「如果可行，人們就能帶著電腦，彈性移動到自己嚮往的地方，實踐二地居的可能。」當就醫、就學、就業此「三就」能同時滿足，個人的專業與照顧能量又能不受空間的限制，二地居或許是城鄉發展不均可能的解套方式。

「二地居」出版近一年多來，引發許多討論與行動，像是「邱 Tai Dang-創生基地」於這本書出版不久後，隨即與其他地方創生夥伴合作舉辦「宜駐花東」計畫說明會，招募希望與宜花東產生進一步關係的人，透過5天地方創生事業的「工作體驗」試駐，探索移居宜花東的可能，可說是民間自行發動的地域振興計畫。此外早在2020年初即由民間地方創生團隊自行發起的「臺灣地域振興聯盟」，其做法即書中提及面臨地方創生支持系統不足時，地方創生團隊可提供的貢獻；該聯盟目前持續整合公部門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資源，為地方創生打造更穩固的基礎建設，引發的效應相當令人期待。

這本書除了是作者之一「林事務所」執行長林承毅累積多年經驗的作品，更重要的指標性意義，則是這本書出版於地方創生政策推動的第二年，是國家發展委員會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所合作出版的。引發的漣漪溢出文本本身，反映了新生活模式的提出使地方創生更具可親性。期待透過政策的推展，臺灣城鄉未來在資源流動方向、經濟模式、生活方式選擇、政治選擇的面貌，能逐漸走出不同於傳統的路。

編輯推薦延伸閱讀：

https://event.gvm.com.tw/202011_newplacemaking/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5966>